附錄卷第一

祭文　行狀　謚誥

祭文

韓忠獻王琦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少師永叔之靈惟公之生粹禀一作禀粹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享歷事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既遂大功既成年未及耆一作深虞滿盈連章得請頻第來寧神當畀以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憖遺

遽爾摧傾此冥理莫得致詰而天下爲之
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
退之偉贍閎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自唐
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頹敝惟公
一作公一作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工
公雖云亡其傳一作左特益貴譬如天衢森布
列綿海內瞻仰日高而　公之諫諍務傾
大忠在慶曆初職司帝聰顏有必犯闕無
不縫正路斯闢姦萌輒攻氣勁忘忤行孤
少同於穆仁朝誠推一作雖至公孰好孰惡

人[illegible]盡納治道以隆人長清議
[illegible]不公各礪名節恬乎處身二十年間
[illegible]公盛風公之功業具大可記屢殿藩垣
[illegible]至休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
晚當內制凡厥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
風雷其之一作勢三代炳焉公罷無媿樞幄猷
[illegible]台衡弼貳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
度官師咸治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
安神人胥愈不技讒言懇求去位公之進退
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顛身雖公輔

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
祈益堅辛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
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雖則殊趣向何異
既忝宰司日親高誼可不明白襟懷坦易
事貴窮理言無飾偽或不知公因罹謗忌
青蠅好點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來
心慕神馳徒憑翰墨莫挹姿儀公嘗頒我
惠以新詩雖亟訓荅素苦衰疲欲復為問
動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孰訴
所庶幾增一作公之逝矣世鮮余知或知不如

從公焉一作用生為遐脩薄薦一作奠公一巵魂兮
有靈其來監茲尚饗

同前

五荊文公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冥一作
渺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
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懇如公器質之深厚智
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
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傳
之者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嘹如
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

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一作後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議之具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脫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大臣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磨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主心之所獨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同前　　曾舍人　鞏

維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恩兼雅屈五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力尺渾然天質辭寫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驚開蒙愈長當代二人顧無儔匹隙垣抗議氣寒四海敢行無前陵寶非恤世偽難勝孤堅竟室世稱王室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頓挫彌厲純忠事斯酌損益論思

得失經體慮萌明作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
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淨簡易仁民愛物歛不煩苛
令無迫猝棲置木棠里安戶逸積歛兵革天清地謐
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悉力悉卯未之歲
龍駕飈歘再拯大艱垂紳秉筯乾坤正位上下有秩
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恩持紀律一用公直
兩忘猜昵不狹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屹屹
愛養人材奬成誘掖瑣瑣孜寒素振興滯屈以為己任
無稱廢弗維公平生惟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
年始六十纓冠晨歘遺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丘樊

挽逗羈馬次序圖史左右琴瑟志氣浩然不陋迄尊
意謂曾齡壽年累吉還斡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殂
[illegible]聞訃失聲皆淚橫溢戇冥不敏早蒙振枝
言謝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洲懷情獨鬱西望轜車
莫持紼縛維公肇肇德義譔述孔後世法終天不沒
託辭叙心曷能[illegible]呼哀哉尚饗

同前　　范蜀忠文公鎮

惟公平生諒直骨鯁之章在世煒煒炳炳老釋之闢
賁育之猛拒墨翟說尊崇元聖天下四方學子甫定
遺來此國勢爲而盛如醒復醉如愈毒病号醒與病

有幸不幸幸不見排不幸不正嗟余空疎敢處季孟公訥之來淚下縻綆聞公卜宅許洛之境余居在焉儻得同井異特往來或接光影薄酒一搏菲肴數四遠不得而寄此耿耿

同前

蘇文忠公軾通判杭州日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一無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訖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孤為

於一作異端一有而字學者至於尼顯君子以為無與一作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淵一作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一作百出舞鱗鱓而號狐狸昔其一作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翔傳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惆一作悵之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歿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人一作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之一有之字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奪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一作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肯無狀因一作緣出入受教於此一無字門下者十

有六年於茲斯（一作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一作弔）而
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纖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
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一作其）私嗚呼哀哉

同前知潁州日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
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充國文忠公
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為嬉童子何
知謂（一作）維公戒師畫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
克見公公為柎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肆我
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
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
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
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
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知見公顏入拜夫人羅
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尸
二十年再朱公堂深衣廟朝門蓽湯炙聲白髮蒼顏復
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
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

同前　蘇文定公撰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
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澡作書號
公曰是知予心吾於天下交遊如
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
歡故舊莫隆遍出於爲歎息改容歷舍在位莫此敵
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安于其重鼎鍾厭聲四
馳靡然向風差維此時文律類毀奇邪譎怪不可告
止剽剝珠貝緻飾耳皐調和椒薑蕙病唇齒咀嚼荆
棘斥棄蓁莽號茲古文不自愧恥公爲宗伯思復正
始正詞怪論見者投棄蹂踊无昆與轍皆來皆試於

然邪翼病摧有警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
懷擢之策中群疑相隱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
瀾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爲訛俳公德日隆歷蹈二
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欲幽宅德遽存故終喪而
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暮自毫徂青迄蔡而
許來歸汝陰嘯傲深堵轍官在陳於賴則鄰拜公門
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
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
生凶訃遽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
有糸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

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剛有剛易後來相承敢
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間
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
焉變遷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
暘薰風春夏是宜冬雨慈雪垂寒不施時去不返雖
彊莫章矯性斯人而有時時无往矣公亦逝矣老
成凋邦國空矣無爲爲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
誰尤矣大公於空惟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

吳正憲公 元

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大子
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
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公行狀

曾祖郴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祖偃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父觀皇任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

本貫吉州永豐縣明德鄉年六十六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少康封其庶子于
會稽以奉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越王句踐傳
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諸子皆受封于楚而

類疆之祈嶺封於歐餘山之陽是爲歐陽亭侯子孫
遂以爲氏後稍北徙青之千乘千乘冀之渤海千乘之顯
者曰生字和伯以經術爲漢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是
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
石者是也詢通父子顯于唐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
刺史又八世生萬爲吉州安福人後世或居安福或
居廬陵安福之六世孫即公曾祖也生八男曰儀者
中南唐進士第父母皆在鄉里榮之命其鄉曰儒林
里曰歐桂坊曰具慶皇祖而下始居吉水至和中析
吉水爲永豐今爲永豐人矣曾祖仕南唐爲武昌令

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孝友鄉里稱之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
國太夫人皇祖少以文學稱獻所爲文南唐召試爲
西京街院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祖妣李氏累封吳國大夫人皇考少孤力學
咸平中進士及第天性仁孝居官決獄主於平恕哀
矜終於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妣鄭氏累封韓國太夫
人皇考之捐館合公纔四歲太夫人守節自誓而教
公以讀書爲文及公成人太夫人自力衣食不以家

爭累公使事務爲學及見公之身名偕顯和夫人壽
爲[illegible]善之報豈虛也哉公諱脩字永叔天聖中
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用[illegible]康公薦召試學
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以書責諫官不論事
諫官以聞謫峽州夷陵縣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
成軍節度判官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辟掌書記辭不
就俄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方修禮書命權同知太
常禮院辭不受預修崇文總目或改集賢校理遂知
太常禮院請補外通判滑州召以爲太常丞知諫院
賜紫衣銀魚未幾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

誥知三司鹽鐵判官出使河東還即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
轉運按察使左遷知制誥知徐州改起居舍人知揚
州徙知鄭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無南京留
守司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下韓國太夫人憂服除
判吏部流內銓入翰林爲學士知史館修撰勾當三
班院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許州留不行判太常寺兼
禮儀事權知禮部貢舉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
又判秘閣秘書省加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無龍圖
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嚴同提舉在京諸司
庫務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嘉

祐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閏八月參知政事
兼譯經潤文歷戶部吏部二侍郎皆參大政進拜左
丞出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熙寧初遷兵
部尚書知青州京東東路安撫使除檢校太保宣徽
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鹽牧使兼并代
澤路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三辭不受徙知蔡州
熙寧四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階特
進勲上柱國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
明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薨于汝陰之私第天子聞之
震悼為之一日不視朝贈太子太師卹孤法賻
加等公為人剛正樂直聞廟朱紫膏肓於卓然
義敢為患害在前直往不顧用是數至困逐及復振
起終不改其操真豪傑之士哉居三朝數十年間以
文章道德為一世學者宗師接人待物誠信樂易不
為表襮諸生進者與之抗聲極論簡直明辨至於貴
顯終始如一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高遠常人自不
能與之公待之一也有所稱薦姑取其一善後或
毀公於朝遇其人或其家有且困必力振之曰吾行
已不以喜怒私也於經術務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
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

人之志者本也[illegible]而安自為之說苟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多[illegible]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為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公幼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字書稍長從閭里借書讀手抄之抄未畢而成誦公之舉進士學者方為時文號四六公就視之曰此不足為然切於養亂為之而人亦不能久效

試有司皆第一名聲籍甚及景祐中與尹師魯偕為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為文使近古學者盡為古文獨公古文既行世以為模範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愈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李翱皇甫湜柳宗元之徒不足多也蓋公之文備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其得意處雖退之未能過筆札精勁自以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為寶生平以獎進人材為已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為人知者必延譽慰薦極其力而後已後進之士一為公所稱遂為聞人篤於朋友尹師魯梅聖俞孫

明復皆貧甚既卒公力為經紀其家表其孤於朝悉
錄以官他嘗所與厚者未嘗遺也公既書責諫官以
申范文正坐謫夷陵而尹洙余靖亦連貶蔡君謨為
四賢詩七傳之及范公之使陝西辟公偕往朝廷從
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陲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
欲因時有所施設而范公望臨一時好賢下士故士
之樂從者衆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利
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卒辭焉慶曆初公方登朝
數論天下事為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既而
有詔百官上封事公又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

之所宜憂者仁宗增諫官員首預其選是時西師久
京東西盜賊羣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
改更諸事公感激恩遇知無不言時范文正公杜正
獻公今司徒韓公司空富公皆輔政公屢請召對咨
訪責以所為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虛心以待從
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小人不悅一時知
名士見目為黨人矣公為朋黨議以進見集中溫成
后方有寵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加裁損■王薨議
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以葬公言士大夫家有所
待而後不如及時薄葬況天子叔邪且非所以示四

方也卒從公議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字公
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太平之道其意可
推自古帝王致之皆有道但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
今見其上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
瑞木請不宣示于外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進羨
餘錢十萬貫公請拒而不受以方刻剥陝西用兵之
後河東困弊糴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
河津或請廢五寨公既使河外為四議以軟麟州利
害請移兵就食於瀕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
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所代岢嵐火山四
州禁地遂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
中以補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
朝廷從之大為河事之利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
民貧道路嗟怨公奏長一作罷數十事以寬民力公自
河東遂會保州兵叛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立
既降大將李昭亮以納婦女通判德恢文等竊效之
公發其姦下將文拱昭亮惶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
河北兵驕小不如意即謀為亂人情務在姑息公乞
假將帥權事從鎮重以銷未萌河北卒無事保塞之
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宣撫使恐復生變徙以

便宜悉誅之公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宣撫使[illegible]
平屏人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降[illegible]
[illegible]許以不死今戮之[illegible]曹[illegible]以書從故得[illegible]
一旦殺[illegible]降二千人且非朝廷[illegible]諸郡不肯從經[illegible]
必生變是趣其為爾也其至鎮州公不從命遂止
[illegible]河北奏置御河漕綱司通糧運邊州賴之置都
[illegible]於磁相二州以繕戎器仁宗遇公厚嘗論及當
世人材曰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常欲大用而
未果之使河北[illegible]
言事公對以[illegible]在外使事有指[illegible]

也況不得其實邪上曰有事第以聞勿以中外君[illegible]
及黨論大起公極言請加明辨勢益危初公妹適張
[illegible]正[illegible]正[illegible]子有女非歐出也妹既嫠無所歸以孤
女偕來及笄以嫁宗人晟張氏後以他事下獄小人
欲并中公乃捃張氏貲產事窮冲久之卒無有猶賑
濟上公丁太夫人憂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公髮
[illegible]問在[illegible]幾年今[illegible]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
人恐公且復用偽為公奏乞以內臣疏傳之中外宦
者人人切齒內官楊永德陰以言中公出知同州而
外議不平論救者衆上尋開悟故馮翊之命卒不行

公在侍從八年多所聞益初河決澶淵陳恭公為相欲塞商胡開橫壠故道公言功大恐不可成徒勞人不幾陳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公言六塔不能不伏日復決決之不得既而果然濱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得罪流貶至和初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楊隱及北宰相蕭知足等來押宴曰非常例也以公名重故爾其為外夷所畏如此公在翰林二年一日乘間見御閣奏帖子讀而授之公曰學士歐陽某之辭也乃悉取宮中帖閣之也其為帝有意數曰舉筆不凡

謙真侍從之臣也每學士院進文字必曰何人所上至公之筆必詳覽之每加歎賞嘉祐初公知貢舉時舉者為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收求平澹典要士人初怨謗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遂變而復正者公之力也公之尹京承包孝肅公之後包以威嚴為治公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為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今捨所長彊其所短以徇俗求譽我不能也至寵貴犯禁令又求苟免者必寘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且請加本路二等臣今行之由公奏請也公在樞密與

今侍中曾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漫理營田嘉祐水災入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先帝力辭宗正之命公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久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儲以為嗣一作以為儲嗣不若遂正其名且判宗正寺誥勑付閤門得以不受今立為皇子止用一詔事定矣仁宗以為然遂下詔及先帝初年未親政事慈壽垂簾公與諸公從來丙宮鎮撫內外而危言竭

議忠力為多至先帝親御機內外肅然每詔公入議事有未可公未嘗大力諍堂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公曰性直不避衆怨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喪失之者其庶幾乎及彭思永蔣之奇等以飛語汙公公杜門請付有司治之上連詔詰問所從來二人辭窮悉逐之上親遣中貴人手詔慰安公遂稱疾力解機務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既

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僅然出為名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往往在清近朝廷稍收其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日書一有行聽則下有司纂集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為對公以社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取而閱之連典劇郡以鎮靜為本不求赫赫名舉大體而已民便安之滁揚二州崔為之立祠公在亳年所六十表致仕者六不從至蔡而薨盜堅請不能奪公志其勇退如此公平生於物少所好獨好收畜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說為多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十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以刻石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為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淫樂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舊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為多公之薨上命學士為詔求書

於其家方繕寫進御嘗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詩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卷其遺（一作餘）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胥氏翰林學士贈吏部侍郎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大尉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女三人長女師蚤卒次發光祿寺丞次〔蚤卒次奕光祿寺丞次非大理評事次某蚤卒〕

孫光祿寺丞次三男皆蚤卒次女封樂壽縣君孫男四人曰穩曰憲曰恕曰愬皆以公恩試秘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將以熙寧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葬公於開封府新鄭縣樓賢鄉之原謹狀

熙寧六年七月　日推官副使正奉大夫行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明樂縣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臣蘇軾狀

敕

省司準勅定謚據本家狀到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

太子太師歐陽某行狀例牒太常禮院擬謚合議

回牒遵到議狀謚曰文忠

宣德郎守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門人不習為章句聲律之時闢公之風一變為[illegible]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韓愈李翺權德輿孫逖本朝柳開謚皆謚文太師所宜以文謚吏持不議白太常官長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復易也然公平生好諫諍當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加忠為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言曰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先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

英宗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翊戴有安
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迕于英宗之視政
蓋大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
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
不避人之怨謗犯嫉忌身履危以為朝廷立事按
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嚴
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為謚議清臣曰不改於
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
文忠謹議
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充秘閣校理直舍人院
同修起居注權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
蘇宣德郎守尚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兼同修
起居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
伏準太常禮院檢議如前
[illegible]物繁盛之極學士大夫競夫鏤刻組繪日
益靡靡以汩沒於倬詭之說而不復知淳古
之為[illegible]也於是[illegible]天下曰是太師曰非天下以為
隨太師以為陋學士大夫靡然卒不爭相出力以
致之危害太師不之顧曰我道堯舜也我言孔子
孟軻也而天下不我從將焉往然卒由太師而

歸於醇正故仁義之言其華曄然獨輝灼乎一代
仁義之藏振金石二京之上鳴庠塾載大丈夫束帶立夫
人之朝所以大過人者大節立焉不齷齪小節以
求由全可也佛肸憂蘧君然難是爲大節不拘世
俗之論而先識以制未形是爲大節太師當嘉祐
之間協議建儲正名擊天下之疑而泮之萬世用
而若維太山而安不危斯之謂大節謚法道德博
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生平論譔文章務明堯舜
孔孟之教於已壞之後可謂道德博聞矣排左右
持祿取容之慮特建萬世無窮之策而自不以

功可謂廉方公正矣太常易名曰文忠庶乎天下
有以知公議之不能泯也
省司準例於都亭驛集合省官同參詳皆協令式
請有司準例施行謹詳定訖遂具狀申書門下取
裁奉宰臣判準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尚書都省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
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
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脩謚
曰文忠

附錄卷第一

曾合人祭文 甄叔寒素 ■ 維公平生 五句一本止作德信天賞志 氣元豐類稿作氣志

行狀 而夫人壽考康寧 而字下有太字

誌銘 則又合言曰 言字一作謂其下有文獻疊犯廟諱曰不可 九字

附錄卷第二

墓誌銘 神道碑

墓誌銘 并序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文忠歐陽公墓誌銘 并序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揚州軍州事上柱國魏國公

韓琦撰

朝散大夫右諫議夫夫充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
權判尚書都省判松閣提舉醴泉觀公事上護軍
賜紫金魚袋宋敏求書

輸林侍讀學士兼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
郎中知河陽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護軍賜紫
金魚袋韓維題蓋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
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
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太常謚曰文忠卹後加贈不
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巳罔不駭然相弔

哭依御其孤寺丞某乃以狀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狀
并致治命以墓銘為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
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
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
率更令詢四世孫琛嘗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
為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高曾祖諱褘安福六世孫
也考諱之行鄉里所服仕南唐為武昌令累贈太師
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彊學
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為文千餘萬言召試補南京留
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

吳國太夫人父諱[illegible]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
當官明而尚恕奪決重辭尤加審慎苟理有可脫必
平反之終秦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為永
豐今為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
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為學公亦夫資警絕
經日一覽則能誦記為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聞
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為
第一逮崇政試難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為恨初
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
京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
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
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
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
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
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後館閣校勘遷
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
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
悉時弊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報治以完太平登
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員公首被其選

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凜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工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誠諮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行一作紀綱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見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遠爾乎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所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漸墾爲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并帥恥謀不自已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論凡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宋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一作分官吏使能者盡

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鏁拔船以絕使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爲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輔者終爲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爲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選宗人嵗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招張氏女產事遂興詔獄窮治上爲命內臣監劾事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撫勘官復監劾內

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大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須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僞爲公疏請沃內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仕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宋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議一作不平上

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大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一作包孝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為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此于此惡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

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盈思報稱翼然守正不為冒貢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辯或在上前公匡判（一作別）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一作此）孫英廟（一作宗）跋扈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審（一作其當）上謙恭慎重

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
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
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
事久不行臺官挾情不已遂持此斥公為主議上章
歷詆必請議定又以朝廷未審議及之事肆為誣說
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
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為耻窺伺
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作
語欲以汙公中丞彭思永乘恥而之公退伏私舍力
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illegible]

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
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
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
便事送院中告誡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
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
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撫校太保宣徽南院
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丐易
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
而臣忠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猶常執政知終不
附己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

致政上者惜之不允至祭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
上嘉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
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明
見義敢為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常以平心為難以才
器挾私以為喜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
為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嗟視姦邪嫉若仇敵
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阨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
怡如也平生篤于朋友如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
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
于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振陵夷至
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
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
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卑莫能及
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
痕跡自極其一作於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為模範
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
年而公始繼之氣焰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
經術務究大本皆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
失惟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為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
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為險怪之語

號大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
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
通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
以鎮靜為本明不苛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既
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
必遣貴臣押宴出手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爾
其為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為相欲塞商胡
決河使歸橫壠故道公言橫壠地已高仰功大不可
為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大塔
河公復上言大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為之必潰
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大塔堤
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
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
歐陽某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
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
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遇自讓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
衆悉危之公協心助忠力為多及即位之初感疾
未能聽覽（一作斷）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
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
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

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
藁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八卷四
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
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
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繆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
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
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因自
為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
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
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
夫人長發次奕先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
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孫男四人曰愆曰
憲曰恕曰愈皆以公恩試秘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
皆幼熙寧八年九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諸孤奉
公之喪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銘曰
噫公之節　其剛烈烈　卻遺斤斧　義不可折
噫公之文　天寶不辯　光輝古今　左右典墳
直道而行　屢以讒蹶　卒寤而知　惟帝之哲
升贊機務　方隅以寧　參議宰政　社稷是經
成此主功　大忠以勃　德高毀及　退不吾較

公之來歸　既安且怡　宜報以壽　矣也胡為
公文在人　公迹在史　孫惟不窮　亘千萬祀

神道碑

蘇文定公

熙寧五年秋七月贈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吳撫
字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
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
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
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加君志既
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為開
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柳南唐武昌令贈太
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
京街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
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
偃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
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
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
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餘
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
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古

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
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
為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
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
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
為當黜公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
令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廳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
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
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
遷太子中允與修集文德殿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

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
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
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
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
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
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
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
上時所宜先考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
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
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

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除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退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旱有言河東粟粮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中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矣不若分其兵駐壘河清塞壘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中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

不便持之久之乃徙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劉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巡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工府諸公相繼以營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忌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最以失行繫獄吉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徵窮治張竟虛上使中官監勘之卒無其詐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鄆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貢奏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思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

僞爲公奏乞澄汰官員官闕之累然令選人胡宗
堯當改官坐事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
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官有奏者曰宗堯翰林
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
謂公無罪上悟留刊除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除
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
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官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
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延士大夫
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
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愿嘗知是爲樞密

使因以押燕曰此非常訓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
太常寺二年推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
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闡義近古爲主人心以變
怪知名者黜去殆盡謗訕紛然久之乃服公文
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嚴嚴御下名震郡邑公簡易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
材性不一用其所長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遠
吾亦任吾所長耳翻書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
羣牧使唐書成遷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

[illegible]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大名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東奪無所歸決從下趨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費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徙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

[illegible]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illegible]之而致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為[illegible]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猜諸軍誚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致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允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覦陷于

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
劇易類如此再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參知
政事公在兵府與曾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
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
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
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毋憂
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
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
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
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illegible]二疏以請幸上
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毋與讀二疏未及有
言上曰朕有疑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
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
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
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陰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
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
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
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
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
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

下斷之於心內拙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輔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輔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勅付閤門得以不免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歌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調縫其間卒復明辟福寧使內閣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請公不聆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

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西觀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懲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有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路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七十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嗜守頗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號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六文曰歷士康歷頻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

涕相弔後以謝子贈太師追封充國公公之於文天
封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
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滛則陋
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
於六經長於易辯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
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
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為
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十五
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
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
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
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
文卒不可掩孔子既沒諸侯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
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為諸侯師秦人
雖以滅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
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
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
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
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

將燕許之流倡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之
之閒其頹波東江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
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為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
迨至漢唐而文章之士雖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
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
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
不以貴賤生死易其心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
既沒皆經理其家或收之朝廷官其子弟尤其生進文
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
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除揚之
人至為立生祠顧公資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
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
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矣蓋鄭公忠也本一
自公篤於朋友至鄭公意也一
段在昔孔子生於衰周之末
公初娶胥氏即翰林
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
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
另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
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慈故臨邑縣尉憲通仕
郎恕奉議郎愬宣義郎愿愬皆將仕郎孫女七人
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應

居鄉問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
曰此孫卿子之言也又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
士試類人中公與其程文以為異公是歲
瞻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
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
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
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　有臣文忠　自輸而夷　保其初終
惟古君臣　終之實難　匪不用賢　有孽其間
公奮自南　拳拳四方　允文且忠　有焯其光
上實聞之　一實既見　三顧三憤　誰實使之
憤而忘全　惟天子明　九明克忠　乃卒有成
運歲如沽　君臣一德　無相其遺　民用飲食
彝為相授　不改舊面　白髮蒼顏　翼然在見
功成而歸　維公本心　彼其何知　言恐不深
潁水之濱　田第朱門　茂木高墳
野人指之　文忠之遺　忠臣不死　仁祖之思

附錄卷第

附錄卷第三

傳

神宋實錄本傳 舉本

歐陽脩字永叔舊大子率更令詢之後詢一無此三字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為吉州安福令其子孫或居安福或居廬陵萬之八世孫[illegible]脩父也徙居永豐四字一作自觀文徙居吉水至和中析吉水為永豐今為永豐人脩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脩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

閣校勘脩為人質直闊廓見義敢為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辱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論救者衆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書責若訥言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三十六字一本只作坐以書責諫官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若訥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以聞謫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一有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令字）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一有同禮書總目脩字）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陝西用師上三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詔百官上封事又上疏言三弊（二字）力陳當時之所宜憂者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少仁）宋增諫官負用天下名士召脩知諫院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群盜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皆輔政脩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為（一有而字）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一有虛心以待四字）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用脩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十一無此三字）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尤不悅因與其黨造為黨論（二十九字一作詩云云其被指名者皆不及仲淹衍等）

用欲盡去之因造為黨論目仲淹衍及脩以一有為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雖相黨引以為朋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一有多字朋也又上既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一作良其說不遠欲廣

所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無此字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語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一無此字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為黨論者尤惡脩異己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盧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

賢斥去未幾復陞天衛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下則以國家之間樹為己私患上則朋黨腾謗皆聚本朝設使逐人私黨不過十數同心醜正已為五六十人相依為重將帝紀綱九重至深萬機至重陛下二字何由察知賴仁宗聖二有虛終不之信一作終不之察其姦脩之使河東以陝西用兵久河東芻粟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治合河津或請廢五寨脩為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濱河一作河濱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皆邊火山四郡有禁也然而不耕民私糴虜中以應軍糧

令悉耕之歲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又言河東民貧興以來賦斂尤重行路嗟怨脩上可罷者數十事以寬民力脩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出脩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平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劾之脩捕博文繫獄昭亮皇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可意則思亂人情務在姑息脩乞假將帥權一有事從重以消未萌保塞之勢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夏竦為宣撫使以神道碑並為富弼公曰是去禍而遠根也欲以便宜設之脩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竦夜半屏人以告脩

脩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
殺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素何一旦殺無辜二
十人既非朝旨諸郡且不肯從緩之則籍籍必生變
走趣之為亂也（一有曰脩至鎮州不從命九字）遂止河決澶淵陳
執中欲塞商胡決橫隴故道脩言功大必恐（一作不可）
成徒勞人（一有未二字）執中罷（一有去字）文彥博復用李仲昌
議欲開六塔河脩言六塔河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
之不得既而澶（一有水字）德博數千里皆被害初脩出
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為久居計有事言來脩對曰
諫官乃得風聞人在外使事有指斥職罪也（一有
曰有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為詞為黨論者愈益惡之
（一有務為奇巧以中人字）脩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而死有龜正
（一無二字）前妻之女才四歲無所歸以俱來及并脩以嫁
族兄之子晟張氏後在晟所與奴姦事（一無此字）下開封
府獄（一作獄吏）附致其言以（三字一作慢昧之言）及脩乃以戶部
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秋毫乃（三字本
只作）坐用張氏匿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
誥知滁州（一本有用事者猶不快意坐安世昭明以移二司取錄問吏不先聞皆奪官二十六
字）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一作龍圖閣直學
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

脩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厚命判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偽為脩奏乞澄汰內侍兩省挾威令為姦利者書騰都下宦者人人切齒楊永德者陰以告中脩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故皆衆遂留判修唐書為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二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為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脩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為已任延譽尉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為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為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為文使近古是皆盡為古文而脩之文章遂為天下宗匠蜀人蘇洵嘗論脩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翺切近適當似陸贄而脩之才亦似一作過此二人至脩作唐書志一無此字五代史敘事不愧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勾文體大壞脩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初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為言脩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所長彊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

辟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遂寧有為樞密副使與曾
公亮同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
邊成幾何地里近遠皆為圖籍未幾參知政事預定
策立英宗為皇子事紀韓琦傳十四字一作仁宗失
皇子至和元年正月疾暴作數十日不能朝中外憂
恐久乃至康復復自是言者常以立皇子為
急因極范鎮所言尤切其餘不為外人所知者不
可勝數留獨韓琦亦屢進說脩因水災亦再上疏每
輒留中不下如此二六年矣者亦已稍怠嘉祐六年
內出諫官司馬光知江州畢諫二章畢未及有所啓仁宗
琦曾公亮奏事垂拱殿讀其人左右顧曰宗室中誰
遽曰朕意亦決矣但未得人臣不敢議當已簡在聖心
可者琦皇恐對曰此事非
仁宗即道英宗藩邸名且曰今三十許歲矣琦等乃
議之又奏曰此事至大陛下今夕更思之明日奏事
宗政殿又
啓之仁宗曰決無疑矣於是琦等言事當
有漸乃以英宗判宗正寺而英宗猶在濮王喪廢讓
再三有旨聽終喪十年二月服除英宗辭疾堅卧不
起至七月琦議曰宗正之命初出則外人皆知必為
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遲而愈定矣
不可回之意公亮脩皆以為然琦乃以英宗累表進
仁宗問如何琦未對脩進曰宗室不預職事忍有此
除天下皆知陛下將立為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且
判宗正寺詔敕付門門得
一詔書告天下事即定矣仁宗甚感久之顧韓琦曰
如此莫亦好不琦力贊之仁宗曰如此則明堂前日
當遂降詔書而中外矣然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慈聖
嘉祐之事脩自序云

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
執政英敏事有未可將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
堂論事往往面折其失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
衆怨脩亦嘗稱請故相主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

誰當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隘
脩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人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
當博采而多畜之特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為名
臣矣然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與韓琦曾公亮趙槩及
脩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亦稍收其
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費財用皆無總數中書
一有行移則下有司考會脩日晷以中書所當
知者集為總目上有所問室相以總目對脩以奉祠
假此無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閱取而閱之蔣之奇
言脩雖治事連共長子婦脩杜門請付有司案治
治詔問之奇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彭思永思永言
出於風聞曖昧無實當戒之奇勿言天子為其辭窮
降恩亦知黃州之青縣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
脩遂稱疾力辭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判亳州
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
除樞密使保寧徵南院使判太原府一時不受徙知
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為御史中丞太子
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一作太子太傅文
當和謚曰文四字一作初謚文忠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謚
一有文忠乃用之方英宗堯陰邪脩以治平元年五

月建議謚孝懿王德威位隆宜有尊禮詔頒大祥後
議之上（一作二）年四月乃詔禮官與侍制以上詳議而
有司以爲宜稱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
大國朝廷以恩禮未稱下書將奉手詔御史臺官
議奏（一無所有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責執政於是
手詔罷議令有司尊求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
脩首開邪議所當罪而曾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而
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稱
大國則又禮無加尊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濮王
懿王及譙國太夫人（一無國太夫人）帶（一作帶）
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皇三丈
人（一作皇三丈人）（一作王氏）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慈訓稱親
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芝紀仁傳堯俞趙瞻趙
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
爲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臣等爲無
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久乃令出御史而曰不
宜責之太重蔣之奇者私論濮園事與脩合脩薦
之時已用王珪等所薦御史孫昌齡郭源明黃照
又特批以之奇爲御史論者以此短脩脩議濮園
事雖不叶群議觀脩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任衆

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大臣有
守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而言者指
脩既為執政行私以專寵祿亦過矣脩博極群書好
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二千卷校正史氏百
家譌謬之說為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
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
子發奕棐辯

重修實錄本傳 朱大 葉濤

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裔孫萬為吉州
安福令其子孫因家焉至脩父觀始徙居永豐脩四
歲父亡脩母鄭氏力教以讀書為文及冠舉進士翰然
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
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陳時政得失不顧避
忤宰相意貶知饒州論救甚衆而諫官高若訥獨
含胡不言脩以書質責若訥至以為不知人間有羞
恥事若訥大憤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夷陵令徙光
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
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以老病在相恬主斷既
久天下事積成抗弊不思所以振治而最後元昊盜

邊陝右師老兵頓天子憂之未知所出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既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員而脩首任選中擢大常丞知諫院脩極力左右時事屢請召對執政責以時所可為於是仁宗開天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於僥倖多所裁革脩之發言居多是時執政皆脩素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亦卒無懷利附會之實天下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末然行正直亦稍頗推許之於是小人自以側目而黨人之論作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黜也竦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仲淹衍及脩為黨入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然用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又也俄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為黨論者惡脩擿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

裏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朋黨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illegible]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迭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怨報讎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察知然仁宗終不之信也會被旨使河東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麟州脩請移兵就食（一有於字）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一有而字）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並邊皆民田潘孚患虜入寇乃伐民內徙空其地號禁地自後虜人歲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爲兵不者他日盡爲虜所有矣朝廷從之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爲辭耶嘗上疏言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脩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

搖大臣少須誣以專權者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以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於是爲黨論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張龜正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脩以嫁故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

[illegible]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脩詔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廄中物置田立歐陽氏葬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脩髮白問任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部[illegible]使[illegible]流[illegible]小人恐脩復用乃偽爲脩奏乞沐內侍技威令[illegible]昔一有技[illegible]字宮者人人感怨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出知同州[illegible]議[illegible]仁宗復悟留判脩彥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

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碎裂
怪癖相尚文體大壞及是將知貢舉深革其弊前
言爲古無益之務求平淡典雅初怒罷試已
又徙平章軍事右諫議大夫判[illegible]書禮部又判祕閣
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illegible]侗清玉潔不能圓闕學士
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羅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
使唐書成拜禮部[illegible]郎爲樞密副使嘗因水災入
再上疏請立皇[illegible]言甚激切未幾參知政事與韓
琦等議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
前進曰宗室不領戰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
下將以爲嗣也則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勑付閤
門故得不受若立爲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定矣
不可辭也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親政
事慈聖光獻太后[illegible]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
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執是非力
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既非已而同列未及啓
口而脩已直前拆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制度及
所行請前此執政多媚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
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謗者益
多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論

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雖當及上即位
史稱之奇言脩帷箔事事連其長子師民脩杜門
請付有司案治先是脩妻之從弟時宋[illegible]以[illegible]
劾內侍黃敏光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繳奏已特不
原以故宗孺坐免官而怨脩力齒因[illegible]為報之言
苟欲以汙辱脩會劉瑾亦素仇家乃[illegible]以語中
丞彭思永思永問脩語之奇之奇始以私[illegible]
與脩合而脩[illegible]為[illegible]時方患衆論指目為嘉邪
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是詔詰語所從來之奇言
得之思永思永以與瑾同鄉里且相習熟故力抵

為風聞天一為三字一字以上其辭窮詰思永知黃州之奇
監道州酉陽平陵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
務以觀文殿[illegible]小[illegible]為書知亳州時脩年六十乃
連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以擅止散
青苗錢詔特放罪除徐州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
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為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年六十六贈太子太
師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
乃謚曰文忠初英宗即位追贈宗室尊
屬王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

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
與從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為王當稱何改封大
國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尚書省集議而一會作皇
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擢羅議令
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海等彈奏脩者開邸
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脩論本生
之親改稱皇伯所乃前世皆無典章進封大國則
又禮無加爵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
王及兼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
君任氏可以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皇三

人並稱后是日手詔樊遵太后手書稱親而不敢
當追崇之典詔及范純仁傅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
已英宗問執政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
立君以臣等有罪留御史若無罪則惟聖旨是聽
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其後脩者濮議引喪
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
降服就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
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太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
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
見承太宗者亦重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

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以作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一年為朞而不沒其又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為偽者也所議大略

病對偶為工剽剝敝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靡知揚億劉筠其與慷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潤助其氣勢一時慕効謂其文為崑體時韓愈文人尚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麓中得蜀一作辛能擺棄時俗故步有獨與司馬遷西漢雄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侵尋乎其相及矣是時尹洙與脩一無二字亦皆此字以古文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天下之士皆嚮慕為之唯恐不及一時文字大變從古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脩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其文者猶嘆息於斯焉脩性剛直處事果決

白分明於當路有權勢者雖知其設機穽見待必直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故自若也脩雖以文雄一時然無恐前好勝之氣舌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嘉祐間朝廷進人之路陋脩建言以館閣多書人材檢詔韓琦曾公亮各舉六人歐陽脩趙槩各五人一時得士為多脩於三人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頗是正為謬誤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手發奕葉辨

附錄卷第二

傳

神宗舊史本傳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孤母鄭教讀書為文中進士第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貶知饒州論救者甚衆而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書責之以為不知恥若訥怒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

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召夷簡老病在相位天下事積成抗以元昊盜邊陝右師老兵頓天子憂之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為經略使既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負脩首在選中擢大常丞知諫院脩力時事屢請責執政以時所可為者於是仁宗開天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抑僥倖脩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脩素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徑行不以形迹嫌疑顧避天下之士知其人朝有本末質行正直報頗推

小人自此側目而[illegible]人之論興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illegible]其指以美杜衍特進而蚩見黜也蔡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仲淹衍及脩為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因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小黨論者惡脩樹語其情狀使內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

襄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凶人得志遂引襄為同列以爵祿誘之膠固朋黨轉相汲引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仁宗不聽舍被官使河東自決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脩請移兵就食於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並邊皆民田濟敗患虜入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自後虜人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為兵不者也日益[illegible]事有美之之會係州兵叛出脩為[illegible]

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丙諭曰勿為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斥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illegible]為辭嘗[illegible]令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illegible]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罪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為朋則可盡逐[illegible]古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大正

上在朝羣邪所忌謀臣六月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丘罷去而使群邪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於是為黨論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張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携養於外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與奴姦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爰脩詔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匿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父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脩老矣

曰仁宗惻然問在外幾年今五幾何恩意甚渥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偽為脩奏乞決內侍挾威令為姦利者宦者人人怨怨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出知同州仁宗悟留判脩唐書為翰林學士加史館脩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為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特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脩知貢舉深革其敝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舉子皆造言諍之已而文亦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書省加無侍讀辭不受同修王洙無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

[illegible]司庫移臣羣牧使唐[illegible]方舟權奇侍郎為樞密副
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
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
宗正之命脩進言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
[illegible]知陛下將以為嗣也不若遂正其名立宗正詔勑
付閤門故得不受若立為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
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為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
就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
李廉前奏事或執政來議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
力爭臺諫官至政事主論事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入
啓口而脩已直折其口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凡
所請前此執政多辯而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
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謗者益多英宗
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
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及上即位御史蔣之奇
言脩惟箸事連其長子婦吳氏脩杜明詣付有司按
治先是脩妻之父[illegible]韓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會赦
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
[illegible]免官怨脩因構[illegible]無根之言欲以汙辱之會劉瑾
[illegible]素丸家子騰其謗以語中書彭思永思永以語之

之奇姑以私議濮王事與脩合而脩特薦為御史
特方患衆論指目之數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
是詔詰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思永以與瑾同鄉故
力抵以為風聞上為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
衍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務
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時脩年六十乃連
六表懇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脩嘗薦王安
石於朝及安石執政助神宗有為脩不悅常平法下
乃以擅止散青苗錢詔釋其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
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右驍衛

上乃為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十
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謚曰文忠初英宗即位追贈宗室尊
功請加以忠乃謚曰文忠初英宗即位追贈宗室尊
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
議英宗謙恭事事詔酒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與
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為王當稱伯改封大國朝
廷以典禮未正乘下尚書省集議而皇太后手書以
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
以聞御史呂誨等交奏將首開邪議琦公亮繁附會
小正請知有司議循論大王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

之皆未成擬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理已而皇
太后出手書曰濮王[illegible]王及[illegible]太夫人三氏襄國
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以尊濮
安懿王為皇三大人並稱[illegible]是日手詔欲追太后手
書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詔及范純仁傅堯俞趙
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答對曰御史以
為理難並立者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非罪則
惟聖旨是聽英宗乃令出御史其後諫官議引典
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illegible]
[illegible]服記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illegible]

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也而為之屈焉
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
見承大宗者亦重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
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
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
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三年為菁而不沒其父母之名
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
今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
生我者其絕之已[illegible]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
迫於義而偽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為偽也所議大

若如此國朝接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為工
則剝故事彫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劉
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
揚瀾助崑其氣勢一時慕効謂其文為昆體時韓愈文
人尚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鄭家壁角破麓中
得本學之後獨能擺棄時俗故步與劉向班固韓愈
柳宗元爭馳逐是時尹洙與脩亦皆以古文倡率學
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天下士皆嚮慕
為之唯恐不及一時文章大變蓋幾乎西漢之盛者
而脩發之然至論則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而周禮
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發其文者猶也息於
斯焉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遇事直前不避機穽
其放逐流離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猶自若也嘗集
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頗是正謬謬所著易童
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
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棻辯　文臣曰法言
變而有離騷自是而降相望千百年其間雖有名世
者而馬遷韓愈莫能過也宋興承平百年士生斯時
亦矣然接五代琱弊之習風聲氣俗尚在也歐陽脩
首然躍二子之後無愧焉至其以繫辭為非孔子所

判馮傳文私納婦女脩捕傅文繫獄貽亮懼立出之
人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脩從二千人分
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
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
而止杜衍等相繼罷去脩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
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小人欲廣
陷良善必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顓權蓋善
人少過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今四人一旦罷
去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共忌脩因其孤馮氏

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穎
州復學士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
白問勞甚至又有詐爲脩奏乞汰內侍爲姦利者其
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
學士於是富弼韓琦復用慶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
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賀於朝脩乞蔡州去帝復納劉
敞趙抃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燕
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
之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
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

邏不能制然塲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
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示
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
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
守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爲河
水重濁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
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
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
之濵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
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

旨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狄青爲樞密使有
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嘉
祐元年水災

書嘉祐元年水災後當有史實進本誤錯脩上
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不建昔漢文帝初即位
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
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杜遂覆
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
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英宗未親政皇太后
御簾大臣奏事間有未可俯必力抗是非臺諫官至
政事堂所論或矯異它執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

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請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詆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訂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亦喪服朞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降三年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其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六人爭論不已指脩爲主議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

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惟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譴脩訪於故官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罷爲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本以風節自持既數困汙衊纔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錢爲王此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始在除

洲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夫資剛勁見義勇為雖
死牢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
若不悔也為文天材自然豐約中度其學推韓愈孟
軻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
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
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
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皆輩王安石蘇洵洵子
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
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拯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著學
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
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
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殆
與史漢相上下蘇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
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名言
中子棐棐字叔弼廣暢九流記能文詞年十三特見脩
著鳴蟬賦侍於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時必能為此
因書以遺之用蔭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念父
老不肯仕強之乃調陳州判官終不行脩所為文須
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
脩日作也免喪始為審官主簿官制局檢詳官太常

博士主客考功員外郎議者患選人員多請令二十一歲而試於銓又守選三年而後仕進士特奏名者予之官而不使調選集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議本意也且所為議冗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它儒人老於場屋者也閔其無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霑祿而後歸今乃轉之虛名是終窮之也遂得不變元祐初以集賢校理為著作郎判登聞鼓院復徙職方禮部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侍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求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而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既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郤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郤邪棐亮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之潞州旋又罷去奪校理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泰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為覆析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為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竄十餘年卒

年六十七　史臣曰由三代以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暐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乃復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脩復起開百川之頹波導之東注斯文正傳追步前古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此兩人足以當之愈不極於用脩用矣而不極其至然國朝文風彬彬至今脩之功學士大夫相與尸而祝之可也

附錄卷第四

附錄卷第五

事迹

發等述

先公為人天性剛勁而器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嘗有所胥胥於事事不輕發而義有可為則雖禍患在前直往不顧以此或至困遂及復振起終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奪四五十年之間氣象偉然蓋天下而以文章道德為一世學者宗師故歷事三聖嘗被眷倚遂託以天下安危之計而公亦以身許國進退出處士人以為輕重至於接人待物樂易明白無有機慮與所疑忌與人言抗辭極說徑直明

辨人人以為開口可見心腑至於貴顯紛紛如一不見大官貴人事位貌之體一切出於誠心直道無所矜飾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勁志高遠無纖毫世俗之氣常人亦自不能與之合也平生學之所得以至之章事業皆明識所及性所自得不勞而至無所勉強而衆人學之皆終莫能及其於經術務明其大本而本於情性其所發明篤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義剌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又云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義剌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公於經術去取如此以王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數事皆前世人不以為非者說者不學乘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之年以為文王之說以為文王之說以為文王之說

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之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為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子其公心通論如此

先公四歲而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為詩及其稍長而家無書讀就閭里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錄抄錄未畢而已能誦其書以至晝夜忘寢食惟讀書是務自幼所作詩賦文字下筆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閱之謂韓國太夫人曰嫂無以家貧子幼為念此奇兒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門他日必名重當世及舉進士時學者方為四六號時文公已獨步其間天聖七年補國子監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試皆為第一人由是名重當世及景祐中在西京與尹公洙偕為古文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盡為古文獨公古文既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間天下以為模範一言之出學者競相傳道不日之間流布遠近然至夷狄莫不仰服後進之士爭為門生求受教誨當世皆以為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退之退之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自李翺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備盡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或過退之如醉翁亭記真州東

圖記創意立法前世未有其體作尹公誌文以為
尹公文簡而有法取其意而為之即得其體石先生
介墓誌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與其大
節氣槩讀之如見其人作集古錄敘今王丞相以謂
讀之可辭覽
先公既奉勅撰唐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
卷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遷班固皆不及也
其於唐書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言前世治出於一
而後世禮樂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悉破漢儒災
異附會之說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於五代史尤所
留心褒貶善惡為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以亂世
之書也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
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成減舊史之
半而事迹添數倍文省而事備其所辨正前史之失
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于朝請取以
備正史公辭以未成懇寧中有旨取以進御（按仲宗實錄熙寧五年八月丁亥詔移洲歐陽某家上新撰五代史令）
先公筆札精勁雄偉自為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
十字皆藏以為寶而未嘗為人書石
先公平生以獎進賢材為已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

晦不為人知者知之無不稱譽薦舉極力而後已既為當世宗師凡後進之士公嘗所稱者遂為名人時一作人皆以得公一言為重而公推揚誘進不倦至於有一長者識與不識皆隨其所長而稱之至今當世顯貴知名者公所稱薦為多今湖州孫正言覺為合肥主簿未與公相識郡守怒之欲捃拾以罪時胡侍講在大學以屬公公為作手書與其寮佐令保全之遂獲免福州處士陳烈素不與公相識公聞其名知其行義屢薦於朝乞賜召用朝廷即召烈為國子監直講

先公嘗言平生為學所得惟平心無怨惡為難故於事未嘗挾私喜怒以為意雖仇讎之人嘗出死力擠陷公者它日遇之中心蕩然無纖芥不足之意嘗曰孔子言以直報怨夫直者是之為是非之為非是非付之至公則是亦不報也

先公初貶滁州蓋錢明逸輩為之自外還朝遇明逸於京師屢同飲宴不以為嫌其後公在中書明逸罷秦州歸復用為翰林學士近日小人蔣之奇妄興大謗及公移青州其兄之儀知臨淄縣為二司所不喜力欲壞之亦以託公公察其實無它力保全之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嘗以矜人而樂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長誌筆不下梅聖俞而常推之自謂不及然識者或譏過之初奉勑撰廣書專成紀志表而列傳則宋公初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刪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書成奏御覽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傳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奪其功於是紀志表書公名而列傳書宋公宋丞相庠聞之歎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

先公篤於交友恤人之孤梅聖俞家素貧既卒公醵於諸公得錢數百千置義田以恤其家且乞錄其子增尹龍圖洙已卒公乞錄其子構孫先生復有尊王發微十五卷有旨進內未畢而卒公乞令其家錄進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攜孫大年梅增皆蒙錄用以官天聖初脊公在漢陽先公時年二十餘以所為文謁之脊公一見奇之曰子當有名於天下因館于門下與公偕入京師及八登第乃以女妻之

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為留守推官一日當都廳勘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歸文康問公曰勘兵士何謂

未斷公曰合送本處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處斷過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須疑公曰若相公直斷雖斬亦可有司則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問軍人未斷否公曰未文康曰幾至誤事明日遂送所屬處

先公在河南以文學負當世之名前後留守皆名公好賢莫不傾身禮接王文康自西京召歸謂公曰今來有例合舉館職當奉舉遂用王文康公薦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試

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先公一日遇司諫高若訥於余襄公家若訥非短范公以為宜貶公

歸遂為書與之辯且責若訥作字一不能論列若訥繼進其書遂坐貶為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洙亦連坐被貶蔡公為四賢詩述其事天下傳之

先公既坐范公遠貶數年復得滑州職官會范公復起經略陝西辟公掌戚奏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邊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為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其於進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仕二府惟以忠義自得主知未嘗有所因緣憑藉

先公在館中遇西邊用兵天下多事詣闕上書為三策以料賊情及指陳天下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許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患仁宗增諫官為四員先公與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政王尚書素同時選用是時陝西用兵已久京東西盜賊群起內外多事仁宗既進退大臣遂欲改更關失方急於求治公遇事感激知無不言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魏公富鄭公四人同時登用公屢請召對訪問責以所為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以責諸公各亦有所陳述公言諸公所陳宜力主張勿為羣言所奪而王文安公為三司使有為無名詩中之者公請嚴禁止之以絕小人流言搖動朝政之漸勑出官爵購捕其人時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語言動搖及勑牓出自此遂絕是後上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范文正公之貶先公與余襄公等坐黨人被逐朋黨之說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時名士皆被目為黨人公在諫院為朋黨論以獻羣言遂息大救當時之弊時天下久安上下失於因循一旦陝西用兵而羣賊王倫張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請遣使者按察州縣朝

廷命諸路轉運使皆兼按察公言轉運使苟非其人則按察遂為空名復條陳按察六事於是兩府聚議盡破常例不次用人後來別因一節言此事其後州縣多所升降內外百職振舉及社待制杞為京西轉運使與御史蔡稟同治賊事公言杞可獨任無用稟杞果遂平諸盜京西無事

時張溫成方有寵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滌綾羅八千疋先公上言乞裁損其恩寵及其親戚恩澤太頻可以減罷極陳女寵驕恣以至禍敗之戒

皇叔燕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而葬先公乞減費而葬以為不肯薄葬留之以待侈葬徒成王之惡名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無錢出葬遂輕中國有旨減節浮費而葬

澧州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朝致理其瑞木乞不宣示于外

慶曆三年御試進士以應天以實不以文為賦題公為擬試賦一道以進指陳當世闕失言甚切至

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便進羨餘錢十萬公乞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禦刻剥

前後所上章疏百餘其間斥去姦邪抑絶徼倖以謂任人不可疑節制不可不一當推恩信以懷不服其事往往施行

先公以諫官除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當先試有旨更不召試有國以來不試而受者惟楊文公陳文惠公與公三人公既典制誥尤務敦大体初作勸農勑既出天下翕然人人傳誦王言之體遠復前古

陝西兵役之後河東困弊粮草闕少又有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寨朝廷命先公視其利害及察訪一路官吏能否擘劃經久利害及計置粮草公為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河濱一作次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餽運麟州遂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户私糴北界斛斗入中以為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此兩事至今大為河東之利

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先公奏罷十事以寬民力文字見河東奏事請乞罷和糴米三司銀之類

先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
別得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材識轉運使
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豫為禦備
保州既降總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馮傳文
亦往往効之先公發博文罪置獄推効昭亮恐懼
立令送出
自保州事後河北兵驕少不如意即謀結集處處有
之上下務在姑息先公屢乞主張將帥每事鎮重以
遏士心河北卒無事
保州叛兵既降其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諸州

富鄭公為宣撫使恐其復生變欲委諸州問日誅之
方作文壽會先公權知鎮府遇富公於內黃富公夜
半舁人密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
朝廷許以不死招之今已戮之矣此十人本以脅
從故得不死柰何一旦無事就戮且無朝旨若諸郡
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趣其為亂也且某
至澶州必不從命富鄭公遂止
先公在河北既被朝廷委任之重悉力經營凡一路
官吏能否山川地里財產所出兵粮器械教閱陣法
一一別為圖籍盡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問公曰公

以文章儒學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不職吾所愧也繫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綱司通致糧運以省入中之數置都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省諸州兵器之費既究見河北利害本末一無此乃一一條列遍貽書於執政將大為經畫未盡行而公罷去

慶曆初仁宗既復四諫之職舉有而拔英俊賢能材德之士並進于朝公負天下之望而居其職仁宗寵異之意獨絕衆人嘗因奏事論及當世人材仁宗不覺謂公曰如歐陽某何處得來公乃盡心悉力思所補報遇事不避以至犯忤權貴排擊姦佞怨怒隨至常欲大用而未果是時中外多事仁宗意以謂艱難之際非公不足以辦事故自諫官奉使河東委以一路之利害及保州事作河北轉運使張昱之得罪公自河東還未數月復出為河北轉運使及陛辭之日仁宗面諭曰不久當還無為久居計有事但言來無以中外為限公對曰在京師所言尚以風聞或恐失實況於在一作在於外仁宗曰有所聞但言來行與不行則在此及至河北百事振舉小人忌公恐大用而又杜范韓富同時罷黜小人豪進公上疏極言四人忠

實可用而無過辨明小人誣罔之言請加任用於是群小益懼相與造為謗辭及詔獄之起窮究無狀仁宗亦悟止奪職知滁州

南京素號要會賓客往来無虛日一失迎候則議論鋒群作起先公在南京雖貴臣權要過者待之如一由是造為語言達於朝廷時陳丞相升之安撫京東因令審察是非陳公陰訪之民間得俚語謂公為照天蠟燭還而奏之上有旨召用而公丁太夫人憂先公初服除還朝惟除本官龍圖閣直學士而無主判入見日仁宗惻然怪公鬢髮之白問公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公求補外仁宗曰此中見人多矣為小官時則有肯盡言名位已高則多顧藉如卿且未要去明日以責大臣即以公判流內銓是時小人忌公且見進用偽為公乞澄汰內臣劄子傳布中外內臣人人切齒判銓六日揚永德以差船及引見故宗堯事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紛紜論救者衆上亦開悟適會劉公沆有劄子乞催宋公祁結絕唐書上曰莫不須宋祁否劉公曰別未有人上曰歐陽某知同州臣寮已有文字請留劉公曰乞自陛下宣諭明日朝辭上殿上曰休去同州且修唐書既而曾魯

公自翰林學士換侍讀學士知鄭州劉公奏歐陽某
見未有主判處乞替曾某判三班院上曰翰林學士
有人未劉公曰見商量一日歐陽某不止一好差遣
亦好一翰林學士便可替曾某遂入翰林為史官判
三班院上嘗面問公以唐學士院鈐索故事將議臨
幸其於眷待之意甚厚
先公在侍從八年知無不言屢建議多見施行自初
還朝唐公介與諸公方居言職所言久之未見聽納
公上疏言人君拒諫之失請採聽言者其後上遂用
諫官言進退宰相用唐介等疏罷陳執中

時議者方以河患為意陳恭公在相位欲塞商胡
樓壠回大河於故道先公上疏言其不可未幾恭公
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全回河流公
兩上疏爭之不聽河纔成而決濱德博數千里大
被其害仲昌等議者流竄遠方卒如公議
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陳留郡王
宗愿惕愿大王宗熙北宰相蕭知足尚父中書令晉
王蕭孝友來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御名重宗愿宗熙
並契丹皇叔北宰相蕃官中最高者尚父中書令晉
王是太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寧言自來不曾如

此一併差近上親貴大臣押宴

嘉祐初狄武襄公為樞密使狄自破蠻賊之後方振威名而是時仁宗不豫久之初康復而狄得士心京師訛言詾詾先公因水災言武臣典機密得士心而訛言可畏非國之便請且出之於外以保全之未久狄終以流言不已罷知陳州

嘉祐中復用賈魏公為樞密使先公言某為人好為陰謀陷害良士小人朋附樂為其用前任相位累宦善人所以閒其再來望風畏恐乞早罷還之舊鎮其命遂止

先公在翰林嘗草春帖子詞一日仁宗因閑行舉首見御閣帖子讀而愛之問何人作左右以公對即悉取皇后夫人諸閣中者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自是每學士院進入文書必問何人當直若公所作必索文書自覽先公每述仁宗恩遇多言此事云內官梁宜為先公說春帖子詞有云陽進多人聖君南面治布政法新春至今[illegible]夫書能誦之及溫成皇后閣帖子云聖君恣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仁宗嘉祐中先公在翰林冨鄭公在中書胡侍講在太學包孝肅公為中丞士大夫相語曰冨公真宰相呼先公守曰真翰林學士胡先生真先生包公真中

逐時人謂四輩

嘉祐二年先公知貢舉時學者為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僻澀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之語怪誕如周公平圖禹操畚鍤傳說負版築來築太平之謠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二蘇出於西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出高等榜出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復古公之力也

先公知開封府承包孝肅公之後包公以威嚴為治名震京師而公為治循理不事風采或謂公曰前政威名振動都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風采公未有動人者奈何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可捨已所長勉強其所短以徒俗求譽但當盡我所為不能則止既而都下童謠不治

開封府多近戚寵貴干令犯禁而復求以內降苟免先公皆執授命屢有其事即上奏論列乞今後求內降以免罪者更加本罪二等內臣梁舉直私授官兵付開封府取勘既而內降放罪凡三次內降公終執而不行

嘉祐三年閏十二月京師大雪民凍餒而死者十七人明年上元有司以常例張燈先公奏請罷之

故事國史皆在史院近制皆進入內自是每日曆成
亦入內而有司惟守空司先公請錄本付外遂如公
言今史院之有國史自一作公請也
先公在密院與今侍中曾公悉力振舉紀綱蕭然
宿弊大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
為圖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間
機務漫理
臺諫官唐公介王公陶范公師道呂公景初皆以言
事被逐先公言四人剛正敢言跡有本末宜早賜
收復其後四人遂復進用

先公在侍從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
固天下根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
議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堅卧久之諸公同議不若
遂正皇子之名奏事仁宗前顧問之際公獨進曰宗
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有此除授皆知陛下
將以為子不若遂正其名蓋判宗正寺降誥勅得以
不授今立為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天
下事即定矣仁宗以為然大計遂定及英宗初年未
視攻事慈聖垂簾危疑之際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
撫內外而公之危言密議忠力為多以至英宗親御

萬機內外睦然

先公天性勁正不顧仇怨雖以此屢被讒謗至於貶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顧惜尤務直道而行橫身當事不恤浮議是時今司徒韓魏公當國每諸公聚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爭而韓公亦欣然忘懷以此與公相知益深或奏事上前衆議未合公亦往返折難無所顧避嘗一日獨對英宗面諭公曰參政英宗於先朝大臣多以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與二相公名呼而稱官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語可知人皆不喜也宜少戒此而公又務抑絕僥倖有以事干公者或不可行而為其人分別可否曰此事必不可行以此人多怨謗而公安然未嘗少卹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每亦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濮園議起非公所獨專朝廷亦未有定議而言者妄以非禮之說指公為主議公亦不與之較其後小人彭思永蔣之奇等造為無根之飛語欲以危公自人主而下朝廷名臣巨公天下有識之士皆知因公亮直不隱得怨於小人故上連降手

詔詰問思永之奇二人引服誣罔悉皆貶逐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先公
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宜盛其選以廣賢路遂令兩
府久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十人
嘗因僧官闕人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
內降從之舊有著令僧官必試而補諸公相與執奏
其事先公進言曰補一僧官至為小事但內降衝改
著令內臣干撓朝政不可啓其端且宦女近習前世
常患難於防制乞絕之於漸英宗即欣然嘉納
契丹降人韓臯謨著自言太叔使來言太叔謀取其
國乞中國出兵為應二府會議其事時有意主之者
將議從之先公爭曰中國待夷狄宜以信義為本奈
何欲助其叛亂使事不成得以為辭主議者大笑曰
迂儒迂儒公力爭之不已遂止既而虜中太叔舉事
不成而死
初樞密使闕人先公以次當拜時英宗未親政事二
府密議不以告公一日待漏院中公見二相耳語知
其所為問曰得非密院闕人而某當次補乎二公曰
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不親政而母后垂簾事之
得失人皆謂吾輩為之耳今如此則是大臣二三人

相補置耳何以鎮服天下二公大然公言遂止及今致政張太師羅樞密使英宗復用公公力辭不拜

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先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一日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為對公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子取而閱之先公平生連與大郡務以鎮靜為本不求聲譽治存大體而施設各有條理綱目不亂非盜賊大獄不過終一數作日吏人不得留滯為敝如揚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多事公至數日事十減五六既久官守閒然豈

曰以緩為寬以略為簡則事施廢而民受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去其繁碎爾故所至不見治迹而民安其不擾既去至今追思不已今滁揚二州皆有生祠而公天性仁恕斷獄常務從寬嘗云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死罪非已殺人而法可出入者皆全活之曰此吾先君之志也其在河北一議活二千人之命及晚年在京東奏寬沙門島刑名設法減其人數賴以獲全者甚衆沙門島罪人寨主舊敢專殺故數不多而易制馬默知登州務全人命舉察甚嚴稍優卹罪人罪人既多而又不畏本寨漸恣橫逆制京東議者大患之有司之意多欲許令依舊一面處置公以為朝廷既貸其命豈可非理殺之奏請將編勑

州刑作名合配沙門島而情稍輕者只配遠惡州軍見在島多年情輕者放還遂以無事而人亦獲全

先公初有太原之命令赴闕朝見中外之望皆謂朝廷方虛相位以待公公六上章堅辭不拜而請知蔡州天下莫不歎公之高節

先公在亳年纔六十一已六上章乞致仕而上方眷留未聽及在蔡勤請益堅遂如素志公既氣貌康強而年未及禮制一旦勇退近古數百年所未嘗有天下士大夫仰望驚嘆公雖退居于家士論猶望以為輕重

先公平生以直道見忌於群小再被貶逐而未嘗以介意初在峽州作至喜亭及自河北以小人無名之謗降知滁州治州南山泉為幽谷泉作亭於瑯琊山自號醉翁及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十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以刻石

先公平生於物少所嗜好雖異物奇玩不甚愛惜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為多藏書一萬卷雖至晚年暇日惟讀書未嘗釋卷

先公平生著述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

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為家書總目八卷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又奉勑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館職日與同時諸公共撰崇文總目祖宗故事

附錄卷第五

記神清洞

遊嵩山寄梅殿丞書 明道元年九月 謝舍人絳

聖命足下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至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為人間事所窘未皇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為山水游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碑碑甚大字而未鐫上緱嶺尋子晉祠陟

轆轤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稍即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却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齎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鬱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儼然若久之道徑差平則暫輿以行漸峰斗甚則步躡以進窺玉女窗擣衣石石誠異窗則亡有也邐至八仙壇憩三醉石徧視墨迹不復存矣考乎三君所賦亦名過其實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洗漱食飲從容閒躋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揷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撲觀人物之纍視若蟻壤世所謂仙人者僕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為其輕蔑矣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姓名于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覩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鐫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詣盡東峰頂既而與諸君議欲見誦法華經汪僧

永叔進以為不可且言聖俞往時嘗云斯人之鄙恐
不足損大雅一顧僕強諸君往焉自峻極東南緣險
而徑下三四里法華者栖石室中形貌土木也飲食
衣馬也叩厥真旨則軟語善答神色粹正法道諦實
至論多矣不可具道所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
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師魯永叔扶道
敗異最為辨士不覺心醉色怍欽歎忘返共恨聖俞
聞繆而喪真甚矣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
里在目子聰殺去月差近今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
三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髮毛體將不堪可方即舍張
燭夫酒饌醇醴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引賦
詩談道間以謔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為何
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屬
鼠窮伎能上而不能下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
天乘逆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潁陽宿金店
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雖曲南西則但
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躁茲路則不能盡諸邑
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是行七十里出潁陽北
門訪五堂山紫雲洞即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嶮
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久

為道士所占爨煙熏燎又塗塓其內甚瀆靈真之境已成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峰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為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雄妙盖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問道士及近居之民皆曰向無此異不知也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聽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上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由東門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拱環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汩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不宣絳頓首

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聽幾道遊嵩因

誦所韻之　梅堯臣

聞君奉宸詔瑞祝款靈岫山水聊得游志願庶可就豈無朋從俱況此一一秀方蘄建春陌十刻殘晝漏初經緱氏嶺古栢尚欝茂却過轘轅關巨石相撑鬬

夕齋禮神祠法衮被藻繡畢事登山椒常服更短後
從者千數人輕齋不為匝是時天清陰力氣勇奔驟
雲巖香鬱蔵花草蔵雨實傍林有珍禽驚聒若避殺
盤石新憩休泓泉勢吞滅上窺玉女窓嶄絶非可攀
下玩擣衣磯焜燿金蔵透尹子醴雄恢攀緣逾昔拙
歐陽穩壯齡疲軟屢塊躋競歡相扶持芒屩賞踐蹠
八仙存故壇三醉孰云謬鄙哉封祀碑數子昔鐫鏤
偶誌一時事曷虞來者詬絶頂敬請峰隨然輕宇宙
遥思謝塵煩欲知羣鳥歌歸公傳石室間之固已晴
當時興稍衰不暇苦尋究東崖[illegible]中釋子持

今二十年飲食同此依犹君子聆法音充爾溢肯綮
肯綮朝躡屐過吾儕色先歡謝遂乘真諦言茲亦甘白
谷中頂會樂堅涼蟾詣如畫紛紛坐談讙草草具觴
豆清露滴中裳誰人苦羸瘦便即忘形骸胡為戀纓
緩或暴杜宮近斯語豈狂瞀歸來遊少室峭崒殊引
脰石室迢遞過探訪餘邂逅捫蘿上岑邃仙屋何廣
衰乳水出其間消消自成溜凡骨此熏蒸靈真安可
覯靈壁幾千尋四字倖篆籀咸意苦蘚文誠為造化
授摽之神清洞民俗未嘗遘忽覺風雨冥無能久瞻
扣忽忽遂宵征勝事皆可復俚歌縱喧譁怪說多駁

糅凌晨闕塞陽追賞頹匪厚窮極四百里寧憚疲左右昨朝書報予聞甚醉醇酎所嗟滯遠方心焉倍如疾

又答梅聖俞書

前人

絳白前自嵩嶺回即致書左右本為與足下不得同此勝事諸君所共歎恨自入山至還府凡一登臨一談話一食飲間必廣記而備言之欲使足下覽見本末與夫方駕連襟之不若間可以助發一笑勤勤在此爾及辱報反謂詭茲行而陋中春之游疑足下遠答使者視前書之未詳也雖諷翫鄭重然秘不示外何則非諸君本意恐傳之而惑方欲道此以干聰明而未敢也忽得五百言詩自始及末誦次遊觀之義如指諸掌而又語重韻險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繆異則知足下於雅頌為深劉賓客有言人之神妙其在於詩以明詩之難能於文筆百倍矣今足下以文示人為略以詩曉人為精吾徒將不足游其藩況敢與奥阼也歎感歎感不宜絳頻首

林郎直隸賢院
提刑河南府

歐公諱脩字永叔
時任河南府書記部簿

小說多載神清洞事公詩亦有鏤樓臺之句信無疑矣其詳則具謝希深與梅聖俞書中昔公自跋

集古録目序謂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此叔之作惜無謝尹之知音然則公重希深豈減師魯又嘗銘其墓云制誥得西漢體又云以文知名今其集罕傳而二書偶得之英辭類稾附載於此粗見希深之筆力抑公文集既備而使知音者皆傳焉是亦公之志也

續定校正

紹熙二年

郡人　孫謙益字亨撝

紹熙三年

承直郎前桂陽軍軍學教授丁朝佐字懷忠

紹熙四年

郡人　鄉貢　進士　曾三異字無疑

紹熙五年

郡人　登　仕郎　胡柯字伯信

覆校

慶元元年

州縣學職事　葛濂字德源

王伯翁字駒甫

朱岑字仙父

胡栖字謙甫

慶元二年

郡人迪功郎新臨江軍清江縣主簿曾煥字文卿

郡人鄉貢進士　胡渙字季亨

郡人鄉貢進士　劉贇字崇仲

郡人　羅泌字長源

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前輩嘗言公作文揭之壁間朝夕改定今觀手寫秋聲賦凡數本劉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故別本尤多後世傳錄既廣又或以意輕改殆至訛謬不可讀廬陵所刊抑又甚焉卷帙叢脞略無統紀加以病之久欲訂正而展寫陋未能也會郡人陳謙益老於儒學刻意斯文承直郎丁朝佐博覽群書尤長考證於是編搜舊本傍采先賢文集與鄉貢進士曾三異等互加編校起紹熙辛亥春迄慶元丙辰夏成一百五十三卷別為附錄五卷

可繕寫模印惟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
衆本有[illegible]損其辭至百[illegible]有移易後章爲前
章者皆已[illegible]注其下如正[illegible]吉州學記龍岡阡
表又迥然不同則收寘外集自餘去取因革粗有
條例不必存而存之各爲之說列於卷末以釋
後人之惑第首尾倍時隨得隨刻歲月差互標注
[illegible]牾所不能免其机舊本則有間矣既以補鄉邦
[illegible]闕亦使學者據舊鑒新思公所以增損移易則
[illegible]與公生不同時殆將如升堂避席親承指授或
因是稍悟爲文之法此區區本意也六月己巳前

進士周紫文謹書